

中美《钨砂借款合同》的由来

刘 达 永

内容提要 中美《华锡借款合同》签订之后,中国政府又向美国提出了经援要求。美国政府在动用“美国稳定基金”(ASF)支持法币、以“俄中美三角贸易”方式援华、沿例签订“货物信用借款”合约等三种方案面前,徘徊了五个月。美国政府虑及当时国内外的政治环境,拒绝了国民政府的第一方案。美国的第二方案,也因苏联的否定而流产。最后,因1940年9月22日日本入侵越南北方,美国急忙决定再次贷款给中国,使“货物信用借款”性质的中美《钨砂借款合同》得以签订。

关键词 中美《钨砂借款合同》 “美国稳定基金” “俄中美三角贸易” 蒋介石 宋子文 罗斯福 摩根索

1940年10月22日,中美双方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钨砂借款合同》(下称《合约》)。这是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来,中美签订的第三份借款合同。

1940年4月20日《华锡借款合同》签字之后不久,中国国民政府又烽火告急。蒋介石出面请求罗斯福帮助中国对付日本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战争”。他又特派宋子文为全权代表赴美洽谈。中美几经谈判,为时数月,《合约》才得以签订,中国的其它要求^[1]均暂被搁置。一份以中国钨砂作抵付的借款合同,何以费时如此之久?美国最后决定这笔贷款又何以“匆匆”?本文拟考证《合约》诞生的曲折过程及“戏剧性”的结果,以求尽量弄清史实。

一、蒋介石求罗斯福以美元稳定法币未果

1940年5月14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通报日本“不宣而战之战争已演为经济战争”,它使中国“物价上涨,汇价跌落”;深望美国“贷我现款,以维持敌国币制”^[2]。5月15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了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N·T·Johnson)。在谈话中蒋介石要求美国“假中国以援助”,谓日本速灭中国的妄想破产后“乃转而从事经济战”,中国“欲抵制日本之经济威胁,与夫减轻一般国民因物价陡涨而蒙之苦痛,其最利之武器,即中国经济机构之稳定”;而中国“欲争取最后之胜利”,有赖于军事者三分,经济因素约占七分。“有鉴于此,亟盼美国能予吾人以财政之援助,使法币得维持一稳固之基础”。蒋介石还说:“时至今日,能援助中国继续抗战……只美国而已。”为及时获得美国援助,蒋介石许下诺言:“中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之善后工作,与资源之开发,实予外人投资以极大之机会也。”^[3]

身兼行政院长的蒋介石已道明了中国当时的经济困境，看清了经济在战争中的作用，点破了中美双方长远的利害关系，言之切切。彼时中国的经济确处于深深的困境之中。

日本法西斯于1937年7月7日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以来，它既疯狂占领中国领土，又大肆掠夺中国财物。日寇的“以战养战”，即蒋介石所说的“经济战”，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日本侵略者在敌占区建立伪银行，发行伪钞^[4]，掠夺工矿，走私敌货，盗窃资源。尤有甚者，日寇利用其在敌占区所劫掠的法币，疯狂套汇，更捣乱了中国的金融市场；加之国人中的投机商推涛作浪，乘机套汇，中国外汇的需要量超过了供应量。法币的对外购买力与对内购买力，与日下降。

1938年3月法币1元可兑换英币14便士，到1940年4月两者比率为1:4。根据中英两国于1939年3月10日签订的《设立中国国币平准汇兑基金合同》，华商银行与英商银行各出500万英镑，以作为“中国法币汇兑基金”，但到1939年6月底，1000万英镑的基金已大半消耗，其中80%为日寇套购而去，从1940年5月2日以后，英中平准汇兑基金的支持不复存在^[5]。中国的法币与金融岌岌可危。蒋氏以“汇价跌落”形容。

蒋介石所说的“物价上涨”，以重庆为例即可窥视。1937年7月，重庆日用必需品平均物价指数为100，1940年5月为449.5，物价上扬几达5倍^[6]。国民政府税入又大减，发行公债27亿元亦不足以平衡预算。赤字经年累月，内债外债债台高筑。物价飞涨，人心浮动，抗战士气大受影响。汇价跌落，外汇奇缺，抗日急需的物资军备相形见绌。经济堪虞，请求外人输血已是下策。

早在1938年9月，陈光甫奉命赴美谈判桐油借款问题，已尽述中国“财政困难”^[7]。中国要求美国动用它的“平准基金”助华，美方于1939年1月加以拒绝^[8]。1939年7月28日蒋介石电令驻美大使胡适、谈判代表陈光甫，要他们“研究美国有无不经国会而经由政府或金融界积极增援我外汇基金之办法，并请即为相机活动，多方策进，如有眉目，并盼电告”^[9]。同年9月28日，陈光甫向孔祥熙（1938.1.1—1939.11.25.任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长）报告，“美政府对于维持币制实无兴趣”^[10]。此后，中国驻美代表继续“相机活动，多方策进”。时至1940年5月13日，胡适向孔祥熙（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长）报告说：“关于平衡基金办法，目前实无可能。”^[11]由此才有蒋介石亲自出面告急的电报。

美国对中国的经济状况可谓了如指掌。如何处置中国的紧急呼吁，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却自有主张。

1940年4月23日美国财政部开会，该部经济研究司司长哈里·怀特（H·White）提出，“今天是否花几分钟谈谈中国的平准基金贷款问题”。财政部长摩根索毫无兴趣，王顾左右而言他：“弗利在哪儿？”^[12]在4月30日上午财政部的会上，怀特又一次谈到中国贷款问题。摩根索出言颇为难听：“我不愿与他们做生意。我只同陈光甫谈生意，因为他遵守诺言，其余的人都是一伙骗子……对一个连财政部长和政党头子是骗子的国家，我不能拿美国的钱去冒险，去稳定它的金融。”摩根索还称，如果他这样做，就犹如“把钱扔到波特马克（Potomac）河里”；“以我的职责，动用平准金去帮助它，绝不可能”。在这次会上，摩根索对美国人阿瑟·杨格（Arthur·Yong，蒋介石的顾问）颇有微词，对他的说项不以为然。摩根索进而攻击美国国务院“亚洲问题专家”项白克（Hornbeck），说他出尔反尔，昔日反华亲日，而今突然变为“援华派”^[13]。5月10日，怀特就中国经济状况向摩根索呈送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法币汇率暴跌”，“1937年7月战争爆发时，中国1元兑换29美分……而在1940年5月3日，1元仅兑换4.5美分，最近三天1元仅兑换1.5美分”；“支持外汇交易的‘中英平准基金’业已告罄”；而“中国的外汇资金无疑由世界财政中心掌

握”;……。摩根索读后弃之一旁^[14]。在5月16日上午财政部的会议上,横向信息办公室(IOC)的柯其朗(H·M·Cochran)报告说,“昨晚收到一份来自中国的电报,中国执意要求我们提供一些稳定基金”^[15]。摩根索听而不语。稍后怀特再次提出可否为中国财政收支平衡做一些事情,“就如我们在荷兰、挪威所做过的那样”。摩根索还是闭口不言。

6月1日,罗斯福将蒋介石于5月14日发给他的那份电报,和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呈送的关于蒋介石于5月15日会见他的会议纪要,一并转给摩根索,未加任何批语。蒋介石的那封电报本已拖了半月之久才转到摩根索手里。而到了6月13日,时光又流逝了两周,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呼吁仍不置可否。

心急火燎的蒋介石于6月14日致函罗斯福,再次恳请“界予援助”,并称“因余不能亲自承教,特派宋子文先生为代表,前来华府晋谒”,“敬请阁下惠予亲切之洽谈”^[16]。

宋子文衔命于6月26日抵达旧金山,7月1日在胡适陪同下拜会罗斯福。同日摩根索以备忘录形式向罗斯福报告,陈述了不同意以“平准基金”贷款给中国的理由。中国国民政府夸大了法币的危急程度;中国单靠外币以稳定法币不可能成功,除非美国甘冒坠入无底洞的风险。摩根索甚至堵塞了美国进出口银行贷款给中国的可能性^[17]。7月2日,罗斯福与宋子文共进午餐。美国总统只表示“尽力”相助,至于“币制及物资援助”、“美国需要钨砂”等具体问题,要宋与“财政部详商”^[18]。

宋子文于7月11、12日各送了一份备忘录给美国政府,向美方提出了五项要求,期望给予5000万美元的“现金支持”^[19],是其中之一。8月11日,翘首企盼的蒋介石急电宋子文,要他转告美方:“美国若不在金融上从速援我救济,则中国内外情势实难久持。”^[20]宋子文求见摩根索。8月15日摩根索会见了宋子文,正式通知中方:“在现行法律范围内,以‘美国平准基金’贷款直接援助中国,那是冒险。”在会谈结束时,“部长明确拒绝平准基金信贷”^[21]。这是美国拖了整整三个月的最后答复。

当时美国拒绝中国的“现金支持”请求,经济方面的理由很充分。中国的金融虽“不绝如缕”,但未到崩溃极限,美国拖了几个月不见中国经济瘫痪即是明证;以输血疗法稳定法币决非良策,何况国民党中达官贵人发国难财者大有人在,摩根索视孔祥熙、宋子文,甚至蒋介石等人为骗子也不无道理。动用“美国平准基金”援外,特别是援助事实上的交战国,确须经国会认可。这是政治上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中美双方于1941年4月1日签订了《平准基金协定》,那是因为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为了自身的战略利益,已顾不得考虑是否把美元扔到波特马克河了,对于掌权者即使是骗子也在视线之外。

二、罗斯福设想的迂回援华方案因苏联拒绝而告吹

罗斯福政府拒绝动用“平准基金”援华,并不等于它漠视中国的所有请求。期望中国“拖住日本人”(罗斯福语),至少是美国在1940年的对华战略;务使中国变为“亲美的中国”则是它的既定方针。美国要中国“拖住日本人”的另一方案,已在酝酿之中。

在美国政府尚未正式拒绝“平准基金”贷款之前,罗斯福已考虑了一个迂回援华方案。据《摩根索日记》,在1940年7月9日的午餐桌上,宋子文向摩根索谈了三件事。宋子文说,罗斯福总统于7月2日接见他时提到了“俄、中、美三方贷款”方案。而在此之前,罗斯福已与摩根索讨论过此

事^[22]。所谓“三方贷款”(the three-way loan),有时美国又称之为“三角交易”(three-cornered deal)。其设想是:在五年之内美国从苏联购买锰矿、铬矿、汞、石棉、白金、莹石等价值1至2亿美元的战略物资,美国支付美元;作为条件之一,苏联应以信贷方式卖武器给中国;中国以钨砂或其它物质抵押从美国获得贷款。为此,美国有关部门数次商讨。

1940年7月23日晚,摩根索与国务院副国务卿威尔斯(B·C·Welles)交换了意见。后者告诉前者,“总统同意这事可再等一周或10天”^[23]。8月15日上午,项白克到财政部会见摩根索、怀特、柯奇朗。他转达了威尔斯的口信:鉴于当前美俄外交关系和交涉情况,不宜举行任何涉及美中俄三方贸易的谈判,因“俄国人可能产生误会,以为我们凭着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推动他们也与中国靠近”^[24]。9月19日下午,财政部6名高级官员就三角贸易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摩根索介绍了美国内阁议论此事的概况。据摩根索介绍,话题由国务卿赫尔(C·Hull)引起。赫尔说,“日本准备长驱直入中国”,他打算做一些事,例如对输出碎铁、石油给日本一事,采取措施。摩根索则说,如果真正要阻挡日本脚步,总统在几个月前建议的“俄、中、我们三方贸易就很好,真正对日本采取措施就该如此”。其他阁员同声问道:“就在目前?”“对。例如,你从俄国买些锰,而俄国卖一些武器给中国,中国以钨砂或其它物品作抵押从我们这里获得贷款,以支付俄国出售的款额。”内阁围绕这一话题谈论了约30分钟。摩根索表态:“如总统要我做这件事,我愿在琼斯(按:J·H·Jones 时任商务部长、联邦贷款署署长)帮助下进行。”罗斯福最后拍板:“亨利,我认为你最好抓住俄国人,动手会谈。”^[25]赫尔、琼斯均表赞同。至此,三角贸易方案设想在美国政府高层求得了共识。财政部的官员们自无异议。

第二步是美苏会谈。此中商谈有两次极为重要。第一次会谈由摩根索、琼斯等人约见苏联驻美大使乌曼斯基。谈判从9月20日上午11时45分开始。摩根索首先道开场白:“琼斯先生和我约请您来这儿,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想法要与您讨论。大使先生可能知道,宋子文先生来美国已有一些日子了。他是来谈贷款的。而且您可能了解,我们美国贷款给中国,中国不能用这笔钱购买美国的武器。中国可从你们那里得到更多的帮助。”琼斯插话,说他曾对宋子文说过,在中国购买武器一事上,苏联“是唯一能帮助你们的人。他们为此能做更多的事”。在会谈中摩根索提出了具体方案:美国从苏联购买一些战略物资,以现金支付,而“你们将会找到办法去支援我们的中国朋友。”乌曼斯基听后说了两点:他与宋子文接触过几次(内容未透露);他认为苏中、美中之间是很友好的,“遗憾的是,我们两国之间还没有这样的关系”。而摩根索仍然强调“现今”存在三点连成三角关系的可能,因为“俄中(from Russia to China)、美中是友好的”。乌曼斯基仍持己见:“您说的完全正确,但苏美关系是空白。”^[26]这次会谈毫无结果。苏联大使要等待他的政府作出最后决定。

第二次会谈于9月25日下午4点在财政部举行。美方人员有财政部的摩根索、怀特,国务院的汉德森(Henderson)、阿瑟顿(Atherton),以及琼斯。苏方代表仍是乌曼斯基。在涉及正题之前,双方说说笑笑,苏联大使带来的一瓶鱼子酱还引来一阵玩笑。气氛看似轻松。一接触实质性问题,外交家的另一面就无需掩饰了。苏联大使称,他“受权代表苏维埃政府作出如下答复”: (1) 苏联愿意向美国出售锰、石棉、白金、铬,但“苏维埃政府已最后决定,不把它供应给美国的那些战略原材料,与苏中贸易联系在一起,不建立这种联系”。(2) 苏联打算通过正常途径,独立地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27]。

苏联的“最后决定”使三角贸易方案夭折。

美国设计这一方案的动机,出自帮助中国抗日,对此似不应怀疑。诚然,论者可以指责美国:为什么不满足中国从美国购买7000万美元武器的要求?在1940年8、9月,要求罗斯福政府冲破1939年中立法约的约束,不是现实主义的态度,罗斯福不可能为了中国而触怒国会,招惹一大帮孤立主义分子;罗斯福的对外战略重点也不在中国;由苏联运送武器到中国可避开日本的封锁等等,“迂回”援华方案盖由此而生。

美国的三角贸易方案有其天真的一面。摩根索反复强调的那点关系学理论,简言之就是“我(美国)的朋友(中国)的朋友(苏联)是我的朋友”这一形式逻辑。国际政治并非 $1+1=2$ 。乌曼斯基说“苏美关系是空白”,三点就无法连成三角。然而美国高层毕竟不是天真之辈,他们自有谋算。罗斯福自1933年承认苏联以来,一直想着、做着一件事,不视它为敌人、不使它变为自己的敌人。即使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他也并未放弃这一战略。甚至在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前夕,美国还忠告苏联,警惕德国确定无疑的突然袭击。争取苏联与它做点生意,借此又帮助“中国朋友”,这是罗斯福对付最凶恶敌人希特勒的战略考虑之一。苏日在1939年夏天诺门坎一战的新仇,与日俄战争、日本一度占领西伯利亚的旧恨,美国也并未忽视。利用苏日矛盾,以对付潜在敌人日本,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用现金购买苏联的物质,这对苏联很有诱惑力,苏联缺少硬通货。在国际上,即使只有微小希望的事,政治家和外交家都不会轻易放弃它。“抓住俄国人,动手会谈”,就是一种尝试。

美国的希望终归变成了无望。苏联也有它自己的三角利害关系盘算。昨天才发生的几件事仿佛还在眼前:苏芬战争期间,美国制裁苏联、援助芬兰;1940年7月10日波罗的海三国同时“选出”的苏维埃政府宣布入盟苏联,美国随即冻结了该三国在美国的财产;……。乌曼斯基说“苏美关系是空白”,这已是外交家的技巧了。苏联想到了德国,不想开罪德国。今天,学者们仍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两国瓜分波兰争论不休,但有一点却几乎没有异议:苏联为了自己。既然为自己,在希特勒横扫西欧大陆后正在狂妄炸英国之际,若英国战败谁能担保希特勒不掉转枪口向东进攻苏联?它似乎出于不得已而敷衍德国,以至它的一些举动令人惊讶。如1940年6月14日巴黎陷落,苏联外长竟打电报给德国外长表示祝贺。而在此时暗中支持英国与德国周旋的,正是美国。苏联不愿过份与德国的敌人(英国)的朋友(美国)沾染。还有日本。苏联与日本确有新仇,也有历史旧恨。而现实又告许它,为避免可能的东、西两线作战,苏联已于1940年7月开始与中国的仇敌日本,商谈“中立”条约。果然它们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了“中立条约”,文内还标上“友好”字样。当时国际上的一些动态,苏联亦并不耳聋眼瞎。1940年7月27日,日本制订了“强化与德意政治联合”的方针;9月9日德国特使在东京与日本外相密谋军事同盟条约;9月18日德国外长到达罗马活动墨索里尼加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9月19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缔结三国军事同盟条约。在此背景下,苏联若公开与美国一道帮助中国对付日本,就意味着它既得罪了日本又招惹了德国。这是引火烧身与隔岸观火之间的选择。美苏谈判的结局,就只能是那样了。美苏谈判之前,阿瑟顿已作出判断:“我估计他(苏联大使)的政府不同意这样的安排,阻碍将是苏德协议、德日协议。我认为俄国若受我们安排的约束,将置它于困难境地,且将使它与东京的关系变坏。”^[28]恰是这苏——德——日三角利害关系,苏联在中——美——苏三角贸易方案面前却步了。

各国相互间关系的错综复杂,可见一斑。任何国家都会首先顾及自己的利益和安危,期求他人会舍身相救无异竹篮盛水。三角贸易方案胎死腹中,是值得深思的史例。

三、《钨砂借款合同》的签订

中国以钨砂作抵押向美国借款,早在 1938 年 9 月就已提出^[29]。中美《桐油借款合同》、《华锡借款合同》签订之后,中国的钨在美国人面前更加闪闪耀眼。1940 年 5 月 29 日上午,美国财政部讨论了从中国购买钨砂的问题。此时距《华锡借款合同》签字仅过 39 天,距蒋介石的告急电也才过去两周。摩根索在会上表态:“那就告诉他们,我们准备从中国购买 1 万吨。”^[30]这一信息传到了重庆。7 月 8 日,宋子文电呈蒋介石:“对美借款渐有头绪,钨砂为主要抵押品”^[31]。7 月 11 日、12 日,美国收到了宋子文致送的备忘录,内中涉及以钨砂作抵押借款的方案。7 月 15 日,美国财政部拟就了一份题为《致总统备忘录:关于财政援华可能性的初步报告》。次日,摩根索呈交罗斯福。报告内有一段称:“按照宋先生提出的紧急日程安排(附件 D),中国至少能供应价值 5000 万美元的钨、锑、锡。”^[32]只因本文所述第一、第二两个问题此时尚在议中,美方一时未能就此事作出最后决定。

望眼欲穿的蒋介石于 8 月 11 日电飨宋子文,要他再向美国告急。8 月 15 日上午宋子文应约到财政部会谈。会谈前美方就定下调子:“剩下的唯一机会是中国从进出口银行获得贷款。”^[33]这次会谈虽触及中国已提出的所有要求^[34],留给宋子文的曙光是,摩根索建议他找琼斯谈谈,从进出口银行借钱,以钨砂抵押。

光阴一去又是一个多月。9 月 23 日下午 3 点(中国时间 9 月 24 日上午 4 点),怀特在财政部会上通报了贷款问题:“今天上午进出口银行执行局开了会,琼斯希望我同意就一笔不超过 2500 万美元的贷款,与中国谈判。”“好。”这是摩根索爽快的回答。此前,助理国务卿贝尔(A·A·Berle)也说,国务院的人“关心此事”。下午 5 点,琼斯约见宋子文,告诉宋:他打算给中国一笔 2000 万美元的贷款,以钨抵付。琼斯对宋留了一手:美方内定贷款 2500 万美元,以一旦宣布此数,中国“惊喜”^[35]。宋子文非但无喜,失望有余。当天宋子文电呈蒋介石,报告这一信息,称“收获仅此,杯水车薪,诚恐无裨大局,深用惶悚”^[36]。9 月 26 日,蒋介石复电,苦涩表态:“却之不恭”,“自当承受”^[37]。同一天(美国东部时间 9 月 25 日)宋子文代表中国中央银行接受美国 2500 万美元的贷款。10 月 17 日,宋子文和琼斯接见记者,披露美国已决定对华贷款^[38]。10 月 18 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美驻华大使,谓“两周前贵国贷我美金 2500 万,至深感谢”^[39]。10 月 22 日,中美双方共 5 名代表在《钨砂借款合同》上签了字。

《合约》正文共四条,一式四份。第一条规定,美国进出口银行于 1940 年 12 月 31 日前,借给中国中央银行 2500 万美元。第二条为,中央银行无条件担保偿付,五年内本息还清,年息 4 厘,每半年付息一次。第三条规定,中国政府负责按《钨砂合同》将出售钨砂的效益,保证指拨并转付给美国进出口银行。第四条对中方限制极为明显,“双方承认并同意,中国在美国订购货品,如照 1939 年中立法案经美大总统指定为军械、军火或军用品者(纯粹商用飞机除外),不得动用本约贷款支付”^[40]。还规定中国应在美国境内采购原料或成品;应由美国注册的船只装运,除非美国放弃装运权。

《合约》附件两份。附件甲为同日签订的《钨砂合同》。此合同由卖方中国政府机构资源委员会代表吴志翔,与买方美国注册的金属准备公司(the Metals Reserve Company, a subsidiary of the RFC)总经理韩德生签字。宋子文和中央银行代表李干签字核认。《合同》规定,在五年之内资

源委员会出售价值3000万美元的钨砂给买方,按期、按质(三氧化钨含量不低于65.00%)运到美国。

附件乙为《还款期票式样》。此由李干在11月19日签字,保证五年内按年偿还。同日,宋子文还写了一份题为《保证书》的文件,担保本息按期付还。

美方为万无一失,又于11月19日与中方签署了《钨砂借款合同凭函》。中方宋子文、李干、吴志翔,和美方进出口银行总经理皮尔逊分别签字。这份致金属准备公司的文件,业经该公司总经理韩德生签字认可。《凭函》主要内容两点:中央银行向进出口银行出具2500万美元的期票,“以为债务之凭证”;金属准备公司应支付的钨砂货价,“在必需范围内,经指定为该项期票应付本息之保证”^[41]。

真是一份天衣无缝的合约!

然而历史地评说这份《合约》,它的互利性是客观存在的。美国用美元、实际上以其物资换得了它需要的宝贵战略物资,中国形式上是债务者、实际上它是用钨砂换取急需的抗日物资;中美两国通过订立这份合约,为共同修筑抗击法西斯的堡垒,增添了一块友谊之砖。

四、美国作出贷款决定的最终原因

前文已经提及,美国是1940年9月23日决定贷款给中国的。此时距苏联否拒三角贸易方案还有两天。美国早在5月29日就有贷款意向,何以选定9月23日?

最直接的导因为9月22日、23日国际上发生的大事。9月22日下午3时(河内时间),法国贝当政府代表与日本西原少将签订了《印度支那军事协定》,法国总督德古将军同意日军使用越南的三个空军基地,允许日军驻越、假道越南侵华等等。日本法西斯的最后通牒本限定法方在9月22日24时前答复,侵华军队华南司令官安藤中将不顾协定已经签订,狡言不闻,迫不及待地于当地时间22时(美国东部时间9月21日10时)派兵经广西东兴县入侵越南同登。9月23日(东京时间)日本“帝国大本营”宣称,“日本于今日开入越南”^[42]。之后日本继续入侵越南。国际反响强烈。在日本侵入越南之后约48小时,美国作出贷款决定,并通知中国,反映十分敏快。摩根索在9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琼斯说,昨晚9点赫尔在电话上告诉他,要他对中国贷款。(按:此时距日本入侵越南仅31小时)琼斯说,赫尔鉴于印度支那发生的事情,非常着急,要他在当晚就宣布给中国贷款。”摩根索甚至认为,这一决定太迟了。“我个人的观点是,给日本施加压力的时间应在它进入印度支那之前,而不是在它进入印度支那之后。我认为太迟了。我想,日本和其他独裁者正在讥笑我们。”^[43]美国两位重要阁员的心境跃然纸上。很显然,急于宣布贷款给中国,是美国借中国“拖住日本人”的措施之一。宋子文观察到了这一点。他在9月26日呈送蒋介石的电报中说:“越南发生战争,总统以借款中国表示抗日态度之一种。”^[44]《合约》签订的其它原因,就不赘述了。

国际政治,实质上是国际间总体利害关系的艺术性或技巧性运用。国际间经济利害关系是它的内涵之一,因而往往受它的约束。有时国际间的经济利害关系或其它利害关系又影响总体利害关系改变方向。

中美两国在上次世界大战期间各自所处地位,各自的社会制度,各自的国力都不同,由于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相互支持过,共同战斗过。这已是历史。历史一去不复返。某些历史现象的

相似再现,则不是不可能的。

当时的中国政府明知这笔贷款“杯水车薪,不能济急”,然“如我斤斤于数目之多少,时机一失,易生变化,且恐引起反感”^[45],唯有“自当承受”。彼时国难当头的弱国还能对他人说什么!俱往矣,当看今朝。

注释:

[1]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美国以“平准金”稳定中国币制,从美国购买7000万美元的武器,美国协助改善滇缅路、开辟滇缅空中航线,以钨砂作抵货款等项要求。材料来源见[19]

[2][3][7][8][9][10][11][16][18][20][29][31][36][37][39][44][4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稿——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1981年9月裕台公司中华印刷厂印刷,第270—271页;272页;237页;247页;253—254页;254页;270页;274页;94页;277页;237—238页;278页;280页;102页;281页;281页。

[4][5][6][38][42]《新华日报》1940年6月7日第四版,9月10日第四版,10月19日第三版,9月24日第二版。

[12][13][14][15][17][19][21][22][23][24][25][26][27][28][30][32][33][34][35][43]Morgenthau Diary (China) volum I, DA CAPO Press. New York. 1974, p. 120; pp. 133—134, 波特马克河流经美国首都华盛顿; p. 141; p. 150; pp. 174—176; pp. 177—181; p. 192; p. 176; p. 182; pp. 191—192; pp. 208—209; pp. 228—229; p. 227; p. 166; pp. 177—178; pp. 191—192; p. 219; p. 225.

[40][41]文中所有涉及《合约》、《凭函》的直接和间接引语,均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王铁崖主编1962年三联书店第1版,1982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1164—1173页。另:文中多次提到的美国平准金(American Stabilization Fund),也有“平衡金”之译。它是根据1934年1月30日美国国会通过的黄金储备法(Gold Reserve Act)而设置的。按照该法,以20亿美元建立“外汇稳定金”(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其目的用以稳定美元(to stabilize the dollar)。由于1933年4月19日美国官方宣布放弃金本位,一时引起美元兑换外币下跌,为防止继续滑坡,ESF是措施之一。此ESF为财政部掌握。故摩根索不肯轻易“援助”他国。从意义上而言,Stabilization Fund译为“稳定金”较妥。文内从俗。

· 学术动态 ·

四川期刊首次好稿评选揭晓 我刊三文获奖

6月21日至25日,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四川省期刊协会在成都市召开了全省期刊好稿评选活动,评选刊协会会员单位1993年优秀稿件。140多家期刊社参加了这次评选活动。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省刊协会长陈焕仁,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方国宏等出席了会议。省刊协副会长兼秘书长侯克强、副会长陶健主持了评选工作。我刊所发李大明《〈离骚〉称“经”时间新论》获一等奖,杨泉明《论廉政法制化》和杨天宏《二十世纪初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发展变化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发展》获二等奖。以上三文责任编辑黄琳、王永政和李大明获编辑奖。(魏仁)